

影像青少版

XUNLU CONGLIN

驯鹿丛林

格日勒其木格·黑鹤 著

以影像观世界 以视觉读文学

追随最后的驯鹿部落 聆听隐秘的森林之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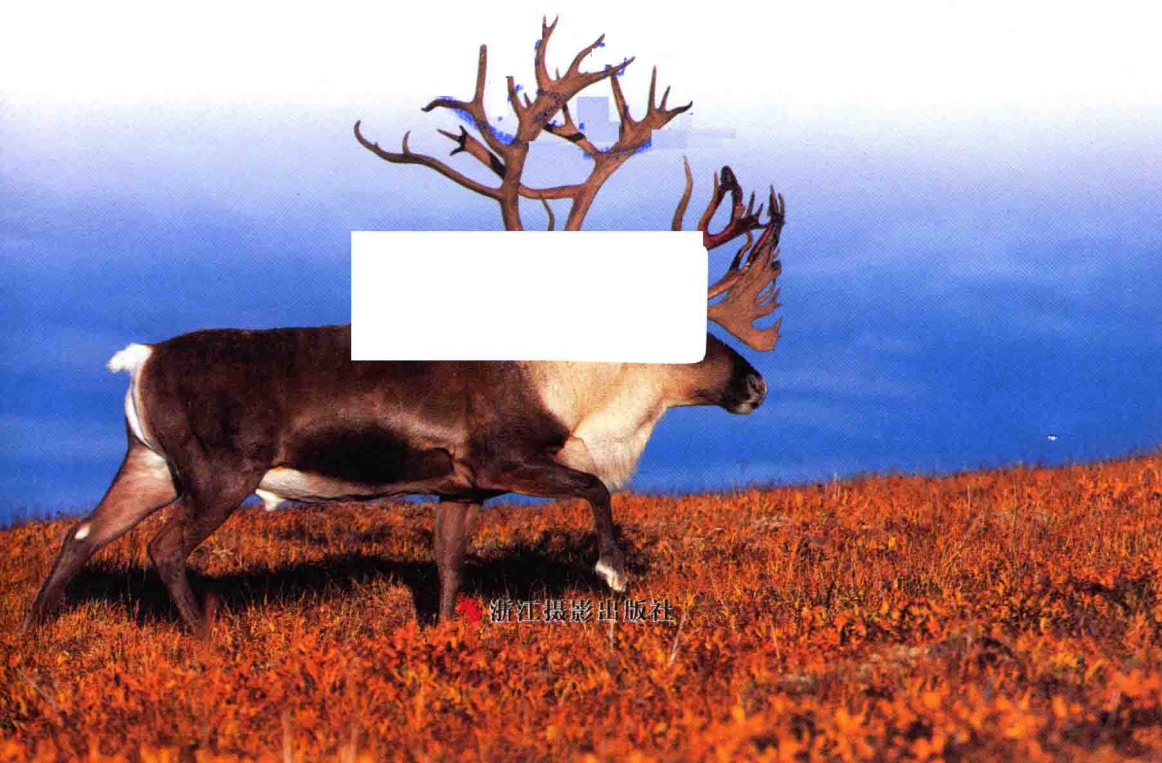
浙江摄影出版社

影像青少版

XUN LU CONG LIN

驯鹿丛林

格日勒其木格·黑鹤 著



浙江摄影出版社

责任编辑：裘禾峰

装帧设计：巢倩慧

责任校对：朱晓波

责任印制：汪立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驯鹿丛林：影像青少版 / 格日勒其木格·黑鹤著.
— 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2016.4
ISBN 978-7-5514-1404-3

I. ①驯… II. ①格…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
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59838 号

驯鹿丛林（影像青少版）

格日勒其木格·黑鹤 著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浙江摄影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310006

网址：www.photo.zjcb.com

电话：0571-85170614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制版：杭州林智广告有限公司

印刷：浙江兴发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10×1000 1/16

印张：17.5

2016 年 4 月第 1 版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14-1404-3

定价：36.00 元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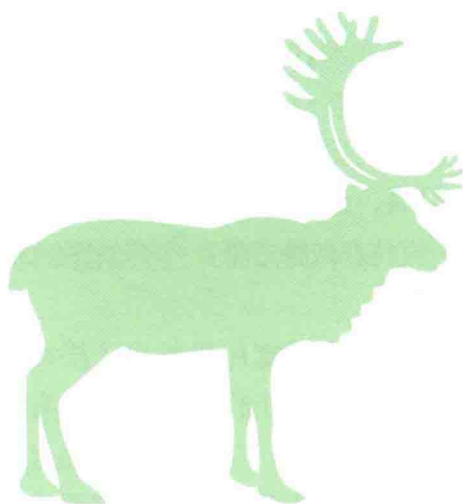
CONTENTS

驯鹿牛仔裤.....	1	7. 在山上	51
1. 春 日	2	8. 明 星	56
2. 鹿 崽	5	后 记.....	59
3. 牛仔裤	14	睡床垫的熊.....	61
4. 山 泉	20	狼獾河	79
5. 旅游点	33	驯鹿之国	103
6. 梦 境	45	后 记.....	128



黑夜之王	129	獾	207
美丽世界的孤儿	147	1. 昨夜的风	208
1. 春天的熊	148	2. 寂静的世界	218
2. 夏天的营地	159	3. 在秋天的日子里	228
3. 秋天的山火	171	4. 敖 乡	234
4. 冬天的雪	198	5. 春天的河水	258
后 记	206	6. 风还是那样吹	267





驯鹿牛仔裤

驯鹿的蹄子只为森林和苔原而生。

驯鹿的皮毛只接受丛林的雨露与清风。

所以，永远不要将驯鹿带离鄂温克人的营地。

1. 春日

在一个暮春的早晨，芭拉杰依跟我谈起那头驯鹿^①的故事。

那个春天，我一直住在敖鲁古雅乡^②的鄂温克人^③定居点，整理一些搜集的素材。

我住在芭拉杰依隔壁亲戚家闲置的房子里，除了那些简直不能称之为工作的一点儿文字的整理工作，我几乎没有任何事情做，每天过得异常惬意。

每天上午，我和芭拉杰依晒太阳喝茶聊天，午饭后就是一个漫长的午觉。芭拉杰依总是变着花样地做出各种美味的食物，食材来自附近的山地与河流——去年存下的干树蘑，来自山上溪流中的冷水鱼，附近农家饲养的鸡，从草原带过来的各种奶制品，当然，还有当地非

①驯鹿 [*Rangifer tarandus* (Reindeer)]：隶属于偶蹄目鹿科。鹿中唯一雌雄均生角的一种。体长120—220厘米，尾长7—21厘米，体重91—272千克。体毛为灰褐色、白花色或纯白色。在中国主要分布于内蒙古和黑龙江北部，世界其他地区主要分布在亚洲北部、欧洲北部和北美洲北部等地。栖息于亚寒带针叶林中。

②敖鲁古雅乡：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大兴安岭满归林区，距离中国最北端的漠河约100公里左右，意为“杨树林茂盛的地方”。1965年，使鹿鄂温克猎民从中俄边境额尔古纳河畔奇乾乡搬迁至此，过上了定居的生活。这就是鄂温克猎民所称的老敖乡。目前，使鹿鄂温克猎民于2003年整体搬迁至位于内蒙古根河市郊的敖鲁古雅乡，即新敖乡。

③鄂温克人：意为“居住在山林中的人们”。此处指在森林中放养驯鹿的鄂温克人。据史料记载，这部分鄂温克人最早生活在外贝加尔湖沿岸东北勒拿河支流威吕河和维提姆河沿岸苔原地区。为躲避战乱及俄国移民的倾轧，于19世纪初迁到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大兴安岭地区。1973年，中国政府在满归成立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2003年8月，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的猎民离开森林，迁入内蒙古自治区根河市的永久定居点新敖鲁古雅乡，但少数猎民至今仍然在山上的营地放养驯鹿，保持着他们原来固有的生活方式。





常著名的莉莉亚列巴^④。

而这只是一部分。

以芭拉杰依的辈分，在她离开山上的驯鹿营地回到定居点的这段时间里，一些小字辈的亲戚会轮班过来给芭拉杰依做饭。所以，我也因此有机会品尝诸多不同的厨艺。我注意到，那些主妇把能够为芭拉杰依做饭视为莫大的荣耀。

每到饭时，隔壁的芭拉杰依只需砸几下墙，我就整理一下，翻越院墙到隔壁去吃饭。

又一顿美餐在等待着我。总之，那段时间，除了芭拉杰依的拿手菜，我还品尝到了敖鲁古雅乡众多主妇的厨艺。我开始不断地长胖，脂肪不知不觉间在我的腰肋间积聚。

那天，早饭是孢子肉馅的饺子。

饭后，芭拉杰依沏上了一壶浓酽的红茶。

我的童年跟随外祖母在草原度过，自幼就养成了这个生活中几乎唯一的嗜好，只要吃过肉之后就会喝茶。

而在这距离草原并不遥远的山地里，餐后饮茶的习惯是如此相似，唯一不同的，仅仅是鄂温克人更愿意往红茶中兑入鹿乳而不是牛奶。

饱餐之后喝下一口滚烫的红茶，那几乎是生活中最惬意的事了。

我发出由衷的快意叹息。

阳光已经越过山脊，透过窗子射进屋子里，我热爱这春日温暖的阳光。当太阳升得越来越高，阳光就会驱走随着冰雪的消融而来的砭骨的阴冷。

我们无声地喝了很久的茶，直到继了第四壶水。

^④莉莉亚列巴：一种俄式面包，面粉发酵后混入鸡蛋、牛奶等烤制而成。居住于山林中的鄂温克人因陋就简，以鹿乳取代牛奶，以铁皮炉或石炉取代烤炉，风味独特。莉莉亚为当地品牌。

芭拉杰依一边喝茶一边在鞣制一张灰鼠^⑤皮。那张灰黑色的柔软皮毛闪烁着一一种流动的金属般的光，而随着芭拉杰依手掌的轻轻揉动，已经轻薄如纸的皮面发出细切的沙沙声。

这是最高等级的皮子，采自去年冬天最寒冷的时候。

我喜欢这种皮张的温暖，童年时在草原上我的一件皮袄的领子就是用这种皮子制作的，我现在还依稀记得那种触感。总之，见到这样

⑤灰鼠 [*Sciurus vulgaris* (Eurasian red squirrel)] :隶属于啮齿目松鼠科。体长20—24厘米，尾长18—21厘米，体重250—445克。全身毛色为黑褐色，耳尖有长而粗的黑色簇毛，四肢内侧白色，尾巴棕黑色。在树洞或树杈间筑巢，行动敏捷。以树木的果实、种子、嫩芽，以及昆虫等为食。曾是鄂温克族在北方冬季主要的狩猎目标。





的皮子，我总是情不自禁地想将自己的脸颊贴在上面，事实上我已经不止一次那样做过。

这张皮子其实已经鞣制得足够柔软，但芭拉杰依一直没有停下手中的动作。

这是芭拉杰依一直以来的习惯，在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她的手中一直在鞣制那张小小的皮子。



2. 鹿 崽

五月初。

刚刚过去的这个冬天，降雪量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已经有十几年没有见过这样的大雪了。

随着春日的气温慢慢升高，冰雪开始消融，桃花水也就汹涌而来。

这个春天，芭拉杰依的驯鹿营地建在一个背风的谷地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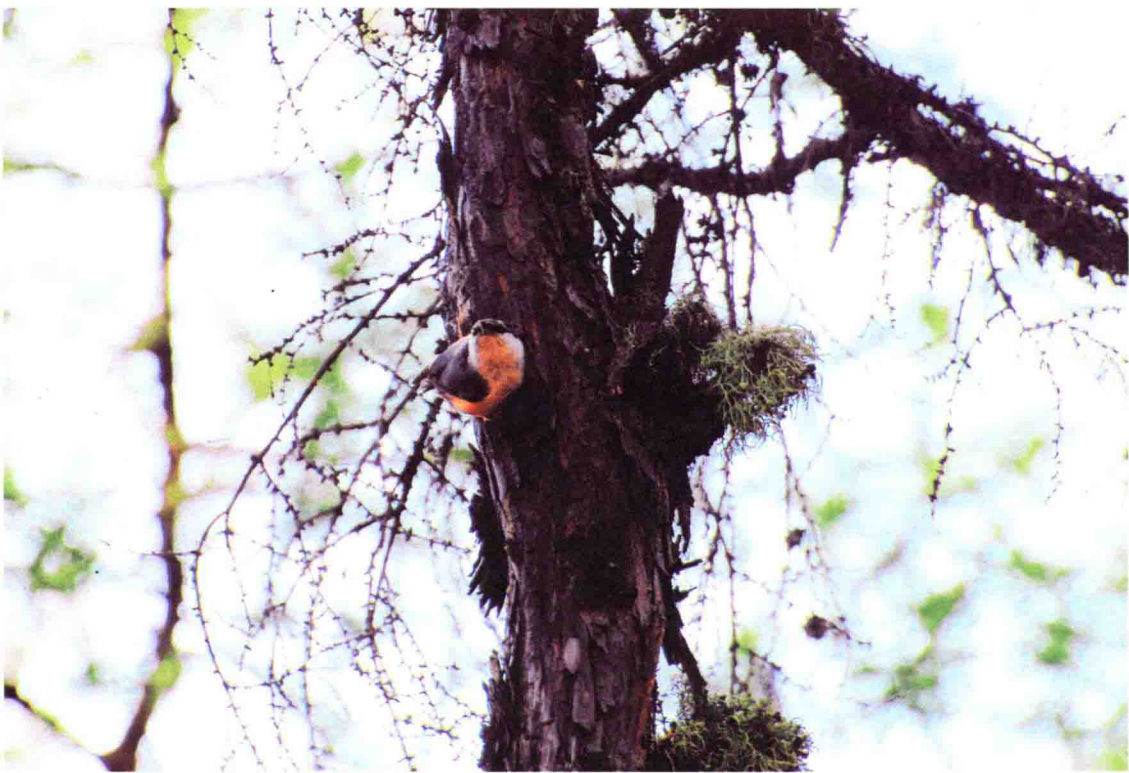
午后，芭拉杰依撩开帐篷前的门帘，让阳光照进帐篷。

塞了干样子^⑥的炉火着得正旺，芭拉杰依在这温暖的春日里仍然在鞣制一块皮子，事实上在她安闲的时候永远在鞣制皮张。

春日的丛林异常安静，远远地可以听到融化的冰河奔流的声响。这声响因为隔着一片白桦林，听起来显得异常遥远，不那么真切。

整个冬天积聚的冰雪在阳光中急切地融化，化为冰水从森林中流泄而出，汇入小溪，随后这些潺潺溪水转瞬间化身为汹涌的河流。芭拉杰依无须为丛林中奔涌的冰河而担心，营地建在谷地高处，无论河

^⑥样子：北方指劈成两爿的圆木，冬日的主要燃柴。



水怎样泛滥，也不会危及营地。

两只蓝大胆^⑦在帐篷里上下翻飞，它们以那种闪回般的迅捷动作在案板上、炉子边、床下忙碌，寻找可以入口的食物残渣。它们轻灵得似乎没有重量，能够以任何角度在帐篷中的支撑木上攀缘而上，偶尔它们还会跳上芭拉杰依的肩头。

这种精灵般的小鸟儿，习惯追随着驯鹿营地，在这里它们总是可以得到鄂温克人慷慨的馈赠。

芭拉杰依耐心地操作着鞣制生皮的古老工具，这器具像一副木质的铡刀，粗疏的木齿一次次铡过皮子，皮子也就一点点地变得松软起来。在芭拉杰依一次次抬起又压下的动作中，那块皮子在经久使用已经被磨得圆润的木齿下慢慢地蠕动。

最初，那声响飘过来的时候，芭拉杰依以为那不过是又一轮冰雪融水的高峰从山林中的河道中呼啸而过。

⑦蓝大胆 [*Sitta europaea* (Eurasian Nuthatch)]：隶属于雀形目鹡科。体长11—13厘米，体重14—19克。栖息于山地森林中，惯于单独或小群活动。以昆虫等为食，也吃少量植物。因敢于接近人类而获得蓝大胆一名。





随着温度慢慢升高，融化的雪水正不断地从山顶奔涌而下。它们在山顶最初仅仅是冰雪融化的水滴，化为涓涓细流，融入一条条细小的溪流。而当这无数的细小溪流一直向下，汇聚在一起，就拥有了强大的力量。这春日的洪水从山顶气势骇人地冲下，裹挟着枯枝败叶、浮土以及在冬里冻馁而亡的动物的尸体。总之，一向温和的溪流突然间拥有了强悍的生命力，化为如同巨兽般呼号的湍流，将整个冬天的遗迹席卷一空。

这冰雪化成的洪水拥有可怕的力量，它们轮番冲刷蚕食着河岸，以至于河岸的岩石和泥土再也无法承受这种不断的冲击。河岸颓然垮塌，而依附着河岩而生的大树，在根基被冲溃之后也就轰然倒入河中。于是，这些大树就被河水裹挟着一直冲向下游，在狭窄的河道处堵塞堆积。于是那些巨树就密密匝匝地拥塞在河道中，像是某个丛林巨人在孤独无事时偶尔玩积木时留下的残迹。但河水一直向前，流向下游，带着森林的腐殖质和动物的尸体流向更广阔的河道。这些春日的洪水给河道的沿岸带来充足养分的同时，也在清洗着丛林，迎接春日的到来。

这个春天的洪水尤其浩大，这也拜刚刚过去的冬天的积雪所赐。

所以，芭拉杰依一开始以为那只是随着午后又一个冰雪融化的高峰时刻到来的新一股洪流。

她停下手中的活计，望向营地的西侧，那里是一片茂密的白桦林。白桦林的后面，就是一条溪流，当然，那仅仅是在正常的季节里而言。如今每到午后，它就是隆隆奔淌的河流了。

但芭拉杰依几乎立刻就听出了其中的不同，这声音不太一样，相比于湍急流水那种千篇一律毫无变化的声响，显得更加尖锐和慌乱，如同夏日突然袭来的一场骤雨。

最重要的是，芭拉杰依听出了其中满含的恐惧。

那是向营地奔来的鹿群的纷乱蹄声。

在这温暖的春日午后，不知道是什么惊扰了它们。

等芭拉杰依走出帐篷的时候，鹿群已经穿过白桦林。尽管惊慌不

安，它们奔跑时依然前后有序，以一种近似滑行般的沉稳步伐在丛林松软的苔地上奔行。它们很快跑进了营地，从芭拉杰依的身边呼啸而过，带着驯鹿喘息时那种青草般清新的气息。

它们是吓坏了。

这些驯鹿与自己在阿拉斯加的同类相比，应该算是真正意义上的驯鹿了。它们对人类的营地有所眷恋，并会不时回到营地，从人类的手中取食盐——几乎唯一需要从人类这里获得的东西。当然，在夏天，它们也愿意在黄昏时分回到人类的营地，在鄂温克人用湿木头和苔藓燃起的烟雾中挨过蚊虫肆虐的夜晚。但它们其他所有的时间几乎都在丛林中游荡。当需要保护的时候，它们也会奔回营地，向人类求助。

当芭拉杰依看清在鹿群后面紧紧跟随的硕大黑色物件时，还是吃了一惊。

那黑色物件的巨大轮廓像从地上升起的烟雾一样越来越分明——熊总是这样毫无征兆地出现。

这是一头刚刚结束冬眠不久的熊。

在整个冬天并不深沉的睡眠中，它已经耗尽体内在秋天吞食汁水饱满的浆果所囤积的脂肪。它急切地在刚刚苏醒的森林里奔走，寻找可以果腹的食物。而北方森林的初春正是食物最匮乏的时候，既没有早熟的浆果，也没有可以捕获的动物，甚至连可以用来填补空虚胃囊的野草也仅仅是刚刚冒芽。

经历了漫长而严酷的冬天，这头耗尽了体内脂肪的熊瘦骨嶙峋，看起来更像一头瘦长的大狗。

失去了硕重的脂肪，它奔跑起来也确实像狗一样轻灵，在鹿群的后面死死追逐。

也许它从冬眠中醒来已经有几天了。其实，它的胃也需要一个苏醒的时间，所以最初它并没有感到那么饥饿。它在森林中漫无目的地奔走时也偶尔进食刚刚冒头的青草和嫩芽，以排出肠道中冬天淤塞的





秽物。也许它在冰雪消融的丛林中游荡的时候，也曾经找到过在冬日里冻毙的动物尸体。在冬日不堪严寒而毙命的动物本就已经消耗得油枯灯尽，空留一副皮囊，又经过整个冬天的风干，剩下的也就没有什么了。估计这熊的肚子里最多也就是填塞了一些这种硬邦邦的带着粗毛的皮子，这种食物几乎没有任何营养，却刺激了它那已经久不工作的胃。于是，随同胃动力一起苏醒的还有摧枯拉朽般的饥饿。

此时，在这片丛林中，唯一能够提供食物的似乎就只有鄂温克人的营地了。这飘荡着烟火气息的人类的营地中，拥有各种食物。而那些驯鹿，肥美的驯鹿，毫无疑问，它们比起森林里轻灵的狍子^⑧和总是腾空而去的松鸡^⑨，追捕起来确实要容易得多。

成群奔跑的驯鹿，在熊的眼里，几乎就是一座移动的肥肉仓库。

营地并不是没有被熊骚扰过，但在白天还是第一次。

这就是饥饿的力量。在这荒寒的春日里，森林中确实没有什么能够让这巨兽果腹的食物。看来它真的是饿坏了。

这饥饿的熊甚至抛弃了丛林法则中最基本的禁忌——与人类包括与人类有关的一切必须保持应有的距离。

饥饿显然让这头熊昏了头脑。在这种时刻，熊因为孤注一掷而更为危险。

熊追得急切，糊里糊涂地跟进了营地。

一直追到了营地前的空地上，它仍然没有追上鹿群中跑在最后的那头驯鹿。

不过，有其他的東西突然吸引了它的注意。

在鹿群轰然而过之后，竟然有驯鹿留在原地没有离开。

⑧狍子 [*Capreolus* (Roe deer)] : 隶属于偶蹄目鹿科。体长95—140厘米，尾长2—4厘米，体重30—40千克。全身体毛为棕色或棕黄色。臀部有白色臀盘。雄兽头上有小角，分三叉，角干多结节。早晨和黄昏活动，惯于单独或结小群。以树叶、青草、地衣等为食。寿命为10—12年。

⑨松鸡 [*Tetrao parvirostris* (Black-billed Capercaillie)] : 即黑嘴松鸡，也称细嘴松鸡，隶属于鸡形目雉科。栖息于山地针叶林中，筑巢于地面上。善于行走，少飞翔。以植物的嫩枝、嫩芽、果实和种子等为食，也吃昆虫等。

确实，那是两只小鹿。

这是古老的习俗。

在小驯鹿刚刚降生的这段时间里，鄂温克人会将小鹿在营地里拴养一段时间。这段时间，足够让它们在懵懂中适应人类营地的气息，并最终确立与人类不可分割的纽带关系。

在这古老的传统里，拴养这些小驯鹿的不能是自然枯死的倒木，而必须是刚刚砍伐的松树。所以，每年春天，在营地附近，鄂温克人总会砍伐一两棵松树，这也许是鄂温克人在丛林生活中对自然仅有的破坏。我想，之所以选用活树，是为了让松树将森林的气息传达给小驯鹿吧。

总之，当时那松树上就拴着两只小驯鹿。

母鹿是自由的，它们随时可以到附近的丛林寻找食物，并及时返回到小鹿身边给小鹿喂奶。只要它的幼崽被拴在这里，它们就不会走远。

但在鹿群跑过的时候，母鹿被鹿群裹挟而去了，随着鹿群逃命去了。也许它们并没有看到在鹿群后面紧紧跟随的熊，但是，随着鹿群





汹涌而来的如潮水般的恐惧还是主宰了一切。它们是群居的动物，已经习惯了跟随着本能奔跑，那些瞪大了眼睛的伙伴狂奔而来的气势将它们吓坏了。当它们意识到已经离开自己的幼鹿太远的时候，再想返身已经晚了，这鹿群巨大的洪流让它们无法返身回顾。

鹿群穿越了营地，奔进了一片马尾松林。

急匆匆只顾着埋头追赶鹿群的熊几乎一头撞上一只小鹿。

它怔住了，人立而起，翕动着鼻子，试图从空气中辨识出危险的气息。它视力不好，不过还是死死盯着面前的小鹿，怀疑小鹿的附近是否隐藏着任何足以砸断它脊椎的陷阱机关。

它不相信这种奇迹。从天而降的两只柔软的小鹿，身上还散发着驯鹿幼崽特有的暖烘烘的气息。最重要的是，它们不会逃跑。

食物，它们是食物。

两只小鹿并非不想逃走，即使它们并不了解这头散发出腐臭气息的巨兽到底代表着什么，本能却驱赶着它们去寻找母鹿，但它们脖子上的鹿套紧紧勒住了它们。

熊的迟疑仅仅是一瞬间的事情。随后，它毫不迟疑地一掌拍倒了前面的小鹿，小鹿像被狂风卷起的碎叶般轻飘飘地飞起。熊扑了过去，将这一团已经匍匐在地上的肉抱在怀里。

枪声就是在这时响起的。

子弹击碎了熊身边的一块石头，子弹撕裂空气的清脆声响和石子的爆裂声显然惊到了熊。当然，也可能是炸碎的石块碎片跳弹迸到了它的身上，打痛了它。

熊停下了动作，却并不知晓子弹来自何方。

芭拉杰依站在帐篷门口，手中端着的步枪枪筒中正有硝烟散出。

枪好久不用了。驱赶熊，这本来应该是营地里男人的事，可营地里的男人一早就翻过山脊去寻找另一群驯鹿了。

芭拉杰依一生中并没有开过几次枪，但这并不影响她娴熟地给枪上膛，端枪上肩，平静地瞄准。

她就是瞄着那石头打的。熊抱着那可怜的小鹿在揉搓着，似乎准备将这单薄的小鹿揉成一团更好下口。尽管知道那小鹿已经凶多吉少，她还是怕直接射向熊的子弹会误伤了小鹿。

子弹刺耳的爆裂声，铅弹打在石块上的灼热的气息，飞散的铅的气味。

这头熊曾经不止一次从枪弹的袭击中脱身。就在上一个秋天里，它被几个偷猎者跟踪。它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只要稍稍停歇一下，子弹就会在它的身边炸响。在这种不屈不挠的追踪进行了两天之后，它已经疲惫不堪几近疯狂，随时准备回头向跟踪的猎手反扑，这时一颗子弹误打误撞地穿透了它丰满的臀尖上厚厚的脂肪。它负痛狂奔，一路上像推土机一样将小树和灌木碾得粉碎。它跑了很久，终于摆脱了那几个枪法拙劣的偷猎者。随后，总是有苍蝇在它的屁股后面萦绕，试图在上面产卵。直到伤口上生出蠕动的蛆虫时，它才不得不蹲坐在地上摩擦，或者在枯树上刮蹭，以缓解那种可怕的瘙痒。最后，它找到一片富含矿物质的泥沼，将整个屁股蹲了进去，才终于享受到一片清凉。

此时，被枪声惊醒的熊似乎意识到自己过于冒险了。阳光过于明亮，自己并无藏身之处，而下一颗子弹随时可能击中它。

但饥饿的力量仍然在左右着它的想法，它不愿意放弃已经到手的肉，于是它叼起已经被它碾碎的小鹿向丛林深处逃去。

熊并没有意识到，这小鹿脖子上还拴着结实的鹿套。当它叼着小鹿离开时，鹿套的另一端还拖拽着一棵仍然绿意盎然的大树。那树砍倒没有几天。

熊确实拥有惊人的力量，它就这样拖着大树一路轰隆隆地逃走了。

熊并不知道，在树的另一端，还拴着另一只小鹿。

这头小鹿也就被它拖进了丛林。

芭拉杰依终究没有射出第二发子弹。

那头被拖在后面的小鹿挡住了熊的后背，她还是怕误伤了小鹿。

